

曹溶佚文七篇

曹 秀 兰

一些文献资料虽不乏关于曹溶文集的记载,但至今未见其有流传。笔者在翻检地方志以及与曹溶同时代人的诗词别集、总集等文献资料的过程中,发现曹溶的几篇文章。全龙不见,幸得鳞爪。现一一录出,冀求微薄存留之力。

一、《募修金明寺序》

水发源于天目,历峡山,汇长水,潴于郡城之南,古范蠡湖也。五代建城,割巨浸城外,其内积水一洼,清澈可鉴,湖名因属之。湖上为金明寺,代亦祀蠡。蠡当日于此湖曾无所留恋,数千年后宁复知化为佛屋,而名与之俱传也。蠡好机智,佐霸主,未足以知大道。然游人入寺,往往礼其像,徘徊水侧,终日不能去,盖以其蝉蜕功名之外,藏身远祸,有足乐也。则夫出世之学,被荣辱而不惊,临生死而不惧,其为乐更当何如而惜乎?习俗不讲也。兵兴,寺第秽不治焉。牛阑入,僦乎将倾,有介庵和尚驻锡寺中,慨然以修复为志。欧阳子云:“佛氏以祸福鼓动天下,其举事为易。”吾见介庵抱道简言,闭门而居,日与其徒数人忍饥自得,车马之迹未有至者。岂林水萧散之气,独钟于此?无论有位者动远去之色,虽逃世之士而亦不免于厄困欤?近日禅席之盛,莫如吴门、武林,构造连云,匠石千指,彤山藻壑。咄嗟成功君子以为侈。若吾郡之萧条离索,城郭之中瓦砾参半。唐宋精蓝鞠为牧苑,虽幽光潜行若介庵者,营一有名之迹戛戛其难。有识者痛焉。乘此倾颓未甚,支阙补坏,先佛阁,次禅堂,次殿及门,然后葺门外之携李亭、餐阁外之湖,次第告成,力当易办。吾尝调天下事,从其始废而图之,虽古人一草一木,至今存可也。惟其袖手坐视,因循岁月,而后及于溃决而不可收拾,则今之井邑成墟,居者数徙,非时为之,人为之也。其可叹宁独一寺哉?善乎介庵之言曰:“人以躬行实践为急。”夫果不忘躬行,其感人有捷于桴鼓者。吾知踊跃趋事,一日而遍乎国中矣。^①

按:金明寺始建于宋。乾隆《敕修浙江通志》卷二百二十八《寺观三·嘉兴

^①(清)任之鼎修,范正格纂:康熙《秀水县志》卷九,《序》,康熙二十四年刻本。

府》“金明寺”条：“宋景德中鲁肃简公请为禅刹，治平元年改赐今额。”位于范蠡湖畔。乾隆《敕修浙江通志》卷二百一十九《祠祀三·嘉兴府》“越相国范公祠”条：“《嘉兴府志》：‘在府治西南金明寺后。’”曹溶于范蠡湖畔经营倦圃，作为身心休憩之地。曹溶《静惕堂诗集》卷十九《初还倦圃》云：“范蠡湖边宅，荒芜过百年。”可知曹溶倦圃与金明寺相距甚近。《静惕堂诗集》卷十九《过金明寺二首》，从排列顺序看，应与《初还倦圃》作于同一时间段，即从广东降职回乡后。《过金明寺二首》之二末尾，曹溶自注曰：“寺僧以修葺禅堂见商。”可知此《募修金明寺序》即作于此时。

二、《渐川集序》

崇禎中盜起秦隴，蔓連楚蜀，宇內騷動。丁壯急征，發老弱充饋運。飛蝗蔽江而下，五穀不稔，斗米千錢，民交鬻子相食。余時方二十餘，右吉少余一歲。夜同宿里塾，慨然曰：“士為世用，當執戈殳，運籌策，刈盜鼠，若草菅電掃河洛之會，使耕者得息。不爾便結束妻孥，廬舍山塢，漁釣大澤之陽，聲迹不交于外。”淪溺文史，非其職也。遭時多難，還為文人，所論著積成偉編。上溯古初，下迄興平建安，宏搜遠緝，播之毫素。洋洋洒洒，體制若一。其詩歌根柢雅頌，可為樂章披之管弦，與雕刻者異趣。^①

按：嘉慶《嘉興府志》卷五十三《列傳四·俞汝言傳》：“字右吉……著《漸川集》十卷。”俞右吉與曹溶可謂知己之交。曹溶於順治四年（1647）正月被革職後，一度寓居蘇州。順治八年還鄉前先寄言俞右吉，作《欲還携李先寄右吉》（《靜惕堂詩集》卷十一），盡訴其內心淒苦之狀。曹溶於康熙初年降調山西大同，期間屢次致信右吉，傾訴心腸（見黃汝銓編選《曹秋岳先生尺牘》卷七《與俞右吉》數札），此類心事均為知己之交方可言者。《漸川集》雖沒有刻本流傳，但從曹溶評其“詩歌根柢雅頌，可為樂章披之管弦，與雕刻者異趣”，我們可略知右吉詩之一斑。亦可見曹溶詩學旨趣。

三、《南湖倡和詩一卷序》

我禾自乙酉有兵革之事，居民死徙相半，作者不復。出越三十七年，用重陳子始置酒尚友堂，鳩里彥為談詩之會，四方來赴無虛日。今所刻倡和是也。原詩所由興不當無因，而作遭時瘡痍耳。所亲历不能托諸諷喻，各史氏采，則為失職。繼自今追古者風人之遺，人才進退，士俗盛衰，物力登耗，舉于此有所考以風。凡百有位者。^②

按：據光緒《嘉興府志》卷八十一《經籍二》，《南湖倡和詩一卷》為陳忱、輯。陳忱，字用重，秀水（今浙江嘉興）人。曹溶與陳用重常詩酒往來，並以書信

①（清）伊湯安修，馮應櫜纂：嘉慶《嘉興府志》卷七十三，《經籍二·集部》，嘉慶五年刻本。

②（清）伊湯安修，馮應櫜纂：嘉慶《嘉興府志》卷七十三，《經籍二·集部》，嘉慶五年刻本。

探讨诗艺(见黄汝铨编选《曹秋岳先生尺牍》卷五《与陈用夏》)。此类交往,曹溶诗集亦多有反映。如《静惕堂诗集》卷二十六《饮用直斋二首》、《东井用直尹和夜过限棱字》、《园中梅放东井用直千仞方城集饮限昏字五首》等。用直刻倡和诗集,曹溶为之写序言自为情理中事。曹溶认为这些倡和诗能全面反映社会现实,能将“所亲历”“托诸讽喻”,是对诗集作品的褒扬,亦可见曹溶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的诗学观。

四、《己畦集序》

善诗者可以教天下,不善诗者不可以治一身。夫同是诗而称善何也?温厚蕴于内而奇邪无所容,荐朝庙则礼乐兴达,宴享则宾客洽,训胄子、畅风谣则人材成、民俗茂,故其教广大。及于既衰,以僻戾之气扬剽浮之声,不自审量而咎运会之不我与,怨诽交作。显干世患、施诸赠答,则侧媚其辞以为贻,犹惕惕然虑迎合之不工。人己之间无一不致其薄,诗之日底敝陋又何尤乎?上之功令不及诗,下又无圣人以删之,其亦重不幸也已。叶子星期《己畦诗》数卷,受而读之,乃大异乎世之作者。非异也。其屏蔽俗习涵蓄者,素自小学,以至莅官。复自被谗,以至归隐,终始一志。不戚戚以伤和,亦不翘翘以希富。中吴一壑,土室萧然。道古之风,去管饰以为至足,故发之于诗者,刚不可掩也。苏子以亢直屡摧挫熙宁,时其持论,谓人患不能刚,不患刚不合道。太刚则折衷,小人语耳。使苏子在今日,未必遂免摧挫,而其论决不改于初。然则刚之为道,于诗尤无害,星期知之矣。暇日尝与余论器,慨天下囿于器中,虽有至人举,莫能外。恒有遗弃群物、葆真静治之思。余曰:“不然。器无心而适用,不用则废,历世千百而不穷者,人运之也。复何病于器乎?”才如星期,见于世者,惟诗用之已隘。又不以鸣国家之盛,而使含光铲彩,摇曳山泽之间。诗教之兴也,何时欤?夫星期则未得辞其责尔。携李曹溶撰,时康熙甲子小春日^①。

按:叶燮(1627-1703),字星期,号己畦。浙江嘉兴人。著《己畦集》。叶燮“与曹溶酬唱甚多”^②。此亦可见诸曹溶诗集,如《星期至仍用看杏花韵同敬可作三首》(《静惕堂诗集》卷二十六)等。曹溶于序言强调“诗教说”,认为诗歌要发挥干预社会的积极作用。此与《渐川集序》评俞右吉“诗歌根柢雅颂”,评《南湖倡和诗》能全面反面社会现实,同一精神。曹溶认为“刚之为道,于诗尤无害”,推崇诗歌之“刚”。并认为“星期知之矣”,《己畦集》具有刚性魅力。考察叶燮之为人及其诗文,此可谓知言。曹溶于康熙二十四年(1685)乙丑八月去世,此序作于康熙二十三年(1684)甲子,代表了曹溶晚年的诗学观。

①(清)叶燮:《己畦集》十四卷,清康熙刻本。

②邓之诚:《清诗纪事初编》卷三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380页。

五、《古林金石表序》

士苟有志于生民之故，必泊然无所嗜好。有所好，则心杂而不可用，无以决机审势，成天下之大功。虽至清之物，与富贵柔丽，磨耗岁月而销折其果锐者，无以异。平居自念其系于世者何等，今世所急者何事。吾之所当务有大者焉，谋其大则小者诚有所不暇矣。余行塞上，见古碑横茆草间，偶一动念，古人遗迹历千百年，当吾世而湮没之为可惜。搜自境内，以及远地，积五年，得八百餘本。手自校勘，至废寝食。徐自省曰：“我舍我职而是之务，其近于溺也欤？”因止不复事。在昔欧阳子履宋全盛，以文章政事之余，作《集古录》。盖有宋恃其丰豫，修书摹帖，耽及图画器玩之习，开国时已然，极于宣政而大炽，遂以沦胥。宴逸之移人，贤者不免。赵德父欲据碑刻，是正史传之伪漏，不为无意。乃于仓皇避寇时从岸上疾呼，以守护责之妇人女子，连舻渡江，率饱贵戚之橐，亦已愚矣。越数十年，而有鄱阳洪氏哀南北坏断，不忍废坠，购一二残迹于樵场之中，录而著之，首尾皆可缮写，君子嘉其有黍离之思。余学不如昔人，力不如昔人，近又退而无所用，追忆碑之存者，必尽供戎马蹂践，砺剑刃于其旁，甚或碎之为砖，垒之为管壁之用，而我幸而得之，今不录，后人欲长睹此八百本者不可得。故经以碑，纬以撰者、书者之姓名及所立之地与世与年，合而成表，以为贤于博弈云尔。夫余念忘名之人也，古人则有不然者。方以不朽之文，托之至坚。冀垂永久。求之山巅水涯，荒墟败冢，佛老之官，莫不有焉。而孰知陵谷之变迁，率藉诸忘名者，而名斯在。然则道其有非文字而传，不金石而寿者，是表可无作也已。秀水曹溶洁躬识。^①

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八十五《史部》四十三《目录类存目·金石表提要》：“一卷（编修汪如藻家藏本）国朝曹溶撰……是书杂列所蓄碑帖之目。前有自序。”

六、《跋项襄毅公墨迹》

项襄毅公不以能书名里中，罕见其迹。项氏子孙亦无藏者。蛟门从海桑变幻中得此卷，信名臣手墨，兵劫不能坏也。此一百四十餘字，所以贻子孙者，温温长者之言，一展使人油然增孝友之重。公书人间无多本，请勒石贻我里中，人人景芳躅而步武，斯不负襄毅公作书之意也。^②

按：项忠（1421-1502），字荃臣，谥襄毅，浙江嘉兴人，明朝名臣。蛟门即汪懋麟（1640-1688），字季角，号蛟门，江苏江都人。从《静惕堂诗集》卷八《宴汪蛟门宅》，卷二十三《答蛟门留别》、《饮蛟门宅二首》等诗，可知二人有交往。

①（清）曹溶：《古林金石表》，顾沅辑《赐砚堂丛书新编》第四册，清刻本。

②（清）伊汤安修，冯应榴纂：嘉庆《嘉兴府志》卷七十五，《艺文二·杂文》，嘉庆五年刻本。

从跋可知,曹溶从蛟门手中得到项忠墨迹,并请勒石以为纪念。

七、《水荒折漕买油议》

康熙九年,水灾淹没田禾。奉范抚台题请救荒行牌,嘉湖道李讳显荣公,请闽郡乡绅公议折漕买油。道台李台、嘉兴府王师夔、嘉兴知县金镛、秀水知县李见龙、海盐知县张素仁,俱同集天宁殿会议。乡绅曹溶、庄麟、吴三锡、姚敬明、姚原汾、袁定远等议得,呈为:灾伤已极,漕粮改折务祈尽蠲截耗,以救民生事切。惟禾属岁徵,漕米俱出田租,本年奇荒叠至,蒙宪台洞悉民艰,周咨下询,改折改油,此天地父母之心。溶等齿列编氓,剥肤痛切,敢不从长计议。惟折漕最为民便,但有漕米本色,即有随漕耗米。每石四斗有奇,又有三钱三分。今既改折,应去截耗。邀蒙题免,无损于国,有济于民,折价往年一两二钱为常例,必祈再减。至如改油多寡,通融抵补,亦属恩便,使垂绝之民得浩荡。溶等谨议。康熙九年八月十九日会议。^①

按:曹溶于康熙六年(1667)自大同遭裁缺归里^②,至康熙十三年(1674)随军福建^③,期间一直闲居乡里。以乡绅身份参与民事议论应是合理之事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

①(清)任之鼎修,范正格纂:《康熙秀水县志》卷十,《议》,康熙二十四年刻本。

②见拙作《清初词人曹溶大同裁缺归里时间辨正》,《晋阳学刊》2008年第4期。

③见拙作《曹溶榕城之役时间考》,《嘉兴学院学报》2010年第1期。